





武行者醉打孔亮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二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詩曰

風波世事不堪言 莫把行藏信手拈 投藥救人翻

致恨 當場排難每生嫌 婢娟負德終遭辱 譎詐

行兇獨被殲 列宿相逢同聚會 大施恩惠及閭閻

當時兩個開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劒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庵裡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個緣故只見庵裡



錦毛虎義釋宋江

風水先
主人先
主不
于此

走出那個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
這里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
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這
先生不知是那里人來我家裡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
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里墳上觀
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廝一日見了奴家
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
命却把奴家強騙在此墳庵裡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
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
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麼那
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

既不合
財又不
好色不
行非武
聖人而

行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已積蓄得一二百兩
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庵也那
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吃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
那婦人道請師父進庵裡去吃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笑
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
人入到庵裡見小窓邊卓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
吃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裡
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命
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
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個屍首都攬在火裡燒
了揀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迤邐取路免不得饑飡渴飲

夜宿曉行望着青州地面
行了十數日但遇村房
店市鎮鄉城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
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没人盤詰他時遇
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當日武松一路上買酒買肉吃
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
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
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石亂山看那酒
店時却是個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茅茨踈籬畔梅開玉蘂小窓前松偃蒼
龍烏皮卓椅盡列着瓦鉢甕甌黃泥墻壁盡畫着酒仙
詩客一條青旆舞寒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驛

騎聞香須住馬使風帆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迳入那村酒店裡坐下便叫
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吃店主人應
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武
行者道且把酒來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
來教武行者吃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吃盡了兩
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
來武行者只顧吃比及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
吃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
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
些與我吃了一發還你銀子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

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吃却去取師父你也不好罷
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裡
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店裡來
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鴨頭綠脚穿一對踢土靴
腰繫數尺紅胳膊面圓耳大唇濶口方長七尺以上身
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強壯士未侵女色少年
郎

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裡主人笑容可掬迎着道大
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入答道雞與

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
里店主人道有在這裡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
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
一尊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裡武行者
偷眼看時却是一瓮膏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
武行者聞了那酒香味喉嚨痒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
吃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
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下菜蔬用杓子昏酒去盪武
行者看了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
眼飽肚中饑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卓
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來好欺負客人與我不還你

錢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步焦燥要酒，何如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厮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大郎家裡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裡坐地吃酒。」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叉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

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腳的？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犯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厮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厮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里，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發，

向去恰似放翻小孩兒。

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里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提起來望門外溪裡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裡來救起那大漢就攙扶著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吃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掸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吃酒肉把個碗去白盆內昏那酒來只顧吃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吃動武行者且不問筋雙手扯來任意吃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吃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

亦好
醉景

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裡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裡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遶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冬月天道溪水正涸雖是只有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的當不得扒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裡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個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毡笠子身穿鶯黃紵絲衲襖手裡拿着一條梢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擎木把白棍數

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里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裡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裡來救起那大漢就攙扶著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吃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掸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吃酒肉把個碗去白盆內昏那酒來只顧吃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吃動武行者且不問筋雙手扯來任意吃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吃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

亦好
亦好

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裡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裡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遶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冬月天道溪水止涸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的當不得扒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裡滾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個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毡笠子身穿鶯黃紵絲衲襖手裡拿着一條梢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擎木把白棍數

內一個指道這溪裡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
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個莊客逕迤酒店
裡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里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
吃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裡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
着三二十箇莊客都是有名的漢子怎見的正是叫做

長王三 矮李四 急三千 慢八百 笆上糞

屎裡蛆 朱中虫 飯內屁 鳥上刺 沙小生

木伴哥 牛筋等

這一二十個盡是爲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鴛子都拖
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
了那漢指着武松對那穿鴛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

陀正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捉這厮去莊裡細細拷
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
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
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
松圍遶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捨人去剥了衣裳奪了戒
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教取一束藤條來細細的
打那厮却總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裡走出一個人來問道
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師父
聽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裡吃
三盃酒耐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
又將來攬在水裡頭臉都磕破了險不凍死却得相識救

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
都吃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裡因此捉拿在這裡細細的
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
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
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箇吃打傷的大漢道
問他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個月將
息不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罷總與
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
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個
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
了由他打妙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

恠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將
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
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着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
哥那人喝叫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弟那穿鶯黃襖
子的餅吃打的盡皆吃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
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
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
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
穿了便扶入草堂裡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
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
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吃些醒酒

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叙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不象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裡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里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里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鶯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虫又聽知你在陽谷縣做了都頭又聞聞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虫送去陽谷縣知縣就擡舉我做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

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
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
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
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
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吃酒醉打
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
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總甚
是衝撞休恠休恠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有眼不識秦
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
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
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第已自着人收拾
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
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
松同榻叙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
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吃早飯孔明自在那里
相倍孔亮推着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
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個
門下人亦來謁見宋江心中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
武松道二哥今欲要往何處去安身立命武松道昨日已
對哥哥說了菜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
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里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
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青風寨知寨

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裡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便是跟着哥哥去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湏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

必祐若如此行不可苦諫你只相陪我在幾日了去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相辭孔太公父子孔明孔亮那里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籙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里肯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裡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鉄界籙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裡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毡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

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個
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
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
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閑話走到晚歇了一宵
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個吃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
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
問那里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寨上不知從那條
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
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
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
日分手就這裏吃三盃相別詞寄浣溪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
壯懷寂寞客衣單

旅次愁來魂欲斷郵亭宿處缺空彈
獨憐長夜苦漫漫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
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
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
可攬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鎗一刀
搏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
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
如此英雄決定得做大官可以記心聽憑兄之言圖個日
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盃還了酒錢二人中
得店來行到市鎮稍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

酒泪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意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時但見

八面峩峩四圍險峻古恠喬松盤翠蓋杈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聽樵人斧響峰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竚立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岫週迴盡是死屍坑若

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劫場

宋江看了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恠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的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裡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裡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虫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裡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腳索樹林裡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條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裡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里

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著三把虎皮交椅後面
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將來綁在
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
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好肝做醒每
酒湯我們大家吃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理
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
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落在這里斷送了殘
生性命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熒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
麻木了動掸不得只把眼來四下里張望低了頭嘆氣約
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
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
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縮著鶯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裏
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
椅上看那大王時生得如何但見

赤髮黃鬚雙眼圓 臂長腰濶氣冲天 江湖稱作錦

毛虎 好漢原來却姓燕

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別號錦毛虎原
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
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
里拏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
聽得樹林裡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
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拏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

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吃小喫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出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駝褐衲襖錦繡補 形貌崢嶸性龔鹵 貪財好色最

強梁 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個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爲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裡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左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綠衲襖圈金翡翠 錦征袍滿縷紅雲 江湖上英雄

好漢 鄭天壽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聞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喫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喫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擎着一把剗心尖刀那箇掇水的小喫囉便把雙手潑起水

殺○文○字○取○
的○善○知○
識○見○此○
定○當○合○
眼○合○掌○
念○三○聲○
南○無○阿○
彌○陀○佛○

若○今○人○
部○如○此○
刺○起○眼○
睛○來○當○
成○一○片○
警○世○界○

來澆那宋江心窩裡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
冷水澆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吃那小嘍囉
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嘆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
里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
水燕順問道他那厮說甚麼宋江小嘍囉答道這厮口裡
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
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
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
的宋江燕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
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
三郎燕順聽罷吃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
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上披的棗紅紵絲衲襖脫下來裹
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虎鄭天壽
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
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
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刻了自己的眼睛
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由爭些兒壞
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得
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也只久聞
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
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
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

士結納豪強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狂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借一節却投柴進向孔太公許多時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牛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吃到五更叫小喽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個頭領拊髀長嘆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里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當時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

只見小喽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小喽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里攔當得在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喽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裡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拏得轎子裡擡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帛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在那里小喽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會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

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人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讓三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華生定天姿秀麗雲鬟半整有沉魚落鴈之容星眼含愁有閉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離月殿渾如織女下瑤池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閑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

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里敢無事出來閑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裡尋思道我正來投遶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里湏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這娘

大頭巾
如之何

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况無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反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第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壓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伏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得人情放了也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恁地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燕順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

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裡大

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

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

了兩隻脚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

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燥宋江日後好友要與兄弟完娶

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

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

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話下且

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虜了恭人去只得回到寨裡

報與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

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

口口不不
便不
好婦人
了

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裡問罪那幾個軍人吃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裡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說得那厮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自有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閑常在

可
笑
可
可

如
此
婦
人
只
好
入
子
子

鎮上擡轎時只是驚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後跟只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猪賞了衆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水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逄某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

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裡當日宋江早
起來洗漱罷吃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
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果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
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
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
再得相見唱個大偈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
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來投遼花知寨險
些兒死無葬身之地只教青州城外出幾籌好漢英雄清
風寨中聚六個丈夫豪傑正是遭逢龍虎皆天數際會風
雲豈偶然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
解

李和尚曰今人只看後來事体便道宋公明不該救劉
高妻子殊不知宋公明若無這些直是王矮虎一輩人
了如何幹得許多大事彼一百单七人者亦何以兄事
之哉

宋江夜看小鰲山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三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詩曰

花開不擇貧家第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

心惡 萬事還須天養人 盲聾瘖瘂家豪富 智慧

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算來由命不由人

無謂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里來路這清風寨
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
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里也有三
五千人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當日三位頭領

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荅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裡走出那個年少的軍官來拖住宋江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齒白唇紅雙眼俊兩眉入鬢常清細腰寬膀似猿形能騎乖劣馬愛放海東青百步穿楊神臂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迸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

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武知寨小李廣

花榮宋江見了看那花榮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戰袍金翠綉 腰間玉帶嵌山犀 漆青巾幘雙

環小 文武花靴抹綠低

花榮見宋江拜罷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住宋

禮太多

江直至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床上坐了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毡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曾到也否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稱平生渴仰之思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

一事和投逡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磨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里走一遭花榮道前次連連奉書去拜問兄長不見回音後聞知令弟說兄長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也特地要差人請兄長來此間住幾時今蒙仁兄不棄到此只恨無甚罕物管待便請宋江去後堂裡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

不是

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廝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恁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恠一方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還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是在這里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沒本事自從到任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亂行法度無所不爲小弟自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廝毆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賊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要調撥他丈夫行

大是道

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
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
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又不合活生
世亦且他是個文墨的人你如何不諫他他雖有些過失
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
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
宋江道賢弟若如此見常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
兒朝暮精精致致供茶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時就晚安
排床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
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裡吃了四五日酒花榮手
下有幾個梯已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

既道話
休絮煩
緣何反

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喧譁村落宮觀
寺院閑走樂情自那日爲始這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
江去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拘欄并茶房
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拘欄裡閑
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
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
那里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
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
日燈一個相陪和宋江緩步閑遊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
到寨裡無一個不敬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裡住了將及一
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

○大○是○道○
○孝○

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又不合活。生世亦且他是個文墨的人。你如何不諫他。他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見常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精精致致。供茶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時就晚安。排床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裡。吃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已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

○既○道○話○
○休○絮○煩○
○梯○已○人○
○何○反○
○休○煩○起○

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喧譁。村落官觀寺院。閑走樂情。自那日為始。這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拘欄并茶房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拘欄裡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官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里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緩步閑遊。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裡。無一個不敬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裡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着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

上居民商量放燈一事準備慶賞元宵科歛錢物去土地
大王廟前扎縛起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
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應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
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
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裡和花榮飲酒不覺
又早是元宵節到至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後上馬
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
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里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
邀宋江吃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
點放花燈我欲去觀看觀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
長去看燈正當其理只是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勾自在

閑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
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盃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
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鰲山高聳青

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個跟隨着宋江緩
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
懸掛花燈不記其數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
牡丹花燈并荷花芙蓉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厮挽着來
到土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怎見的好燈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梅燈晃

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綉銀蜚闌絲雙雙
隨綉帶香毬雪柳爭輝縷縷拂華旛翠幙村歌社鼓花
燈影裡競喧闐織女蚕奴盡燭光中同賞翫雖無佳麗
風流曲盡賀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連投南看燈走
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
個大墻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
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已人
却認得社火隊裡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
身軀組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墻院
裡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裡面看聽

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
與丈夫道兀那個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
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吃了一驚便喚親隨六七十人叫捉那個
咲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
趕上把宋江捉住拏了來却似皂鵬追紫燕正如猛虎啖
羊羔拏到寨裡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已
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
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廝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
劉知寨喝道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
看燈今被擒獲你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
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卽不曾在清

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勾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却到我這里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落落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由我叫大王那里采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鉄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

宋公明招做張三花知寨寫做劉文原都好

也說得是

把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裡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已人慌忙遶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一封書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贖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折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厮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罵道是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罵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地我便

到底有

此武氣

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搶出去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復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掉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迤到劉高寨裡來把門軍人見了那里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吃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擎着鎗那三五十人都兩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見花榮頭勢不好驚的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里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裡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裡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鉄索鎖着

劉高
東奪人
地是

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鉄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裡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裡發語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擎在家裡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却再理會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裡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了得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迤花榮寨裡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

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閉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擎着弓右手擎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叅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朶頭搭上箭拽蒲弓只一箭喝聲道着正射中門神骨朶頭衆人看了都吃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這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頭盔上朱纓颺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裡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却要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第悞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常便花榮道小第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和那廝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頃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耐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賢弟自來力救便有銅唇鉄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第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

是極是

親因此罵了劉丈便是忘了忌諱這一句話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第差矣既然乞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自古道吃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拏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吃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

有等計
只怕還
存等計
不通處
只是花
榮綠阿
不審人
送到山

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箇箇都散回寨裡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寵却是都去不得劉高那厮終是個文官還有些謀畧美計花榮雖然勇猛豪傑不及劉高的智量正是將在謀而不在勇當下劉高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相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的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裡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裡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拏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

這清風寨省得受這廝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計且與我囚在後院裡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裡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采着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且說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坐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後堂退食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吃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委虛的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那人生的如何但見

相貌端方如虎豹 身軀長大似蛟龍 平生慣使喪

門劍 威鎮三山立大功

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

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叙禮罷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合箇囚車把這廝盛在裡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個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里敢分辯只得由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拏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拏了他悄悄提得來藏在家裡花榮只知道張三去了自坐視在家黃信道既是恁地却容易明日天明安排一付羊酒去大寨裡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二三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

好好有計

得他來只推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拏住了一同解上州裡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大妙却似瓮中捉鱉手到拿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裡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荅道只聽得教报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叙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由知府誠恐二

官因私仇而悞其公事特差黃某賫到羊酒前來與你二
官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
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個正知寨只是本人
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
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妙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
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
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
道且請都監少叙三盃了去黃信道待說妙開了暢飲何妨
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個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
馬黃信携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
公廳上三個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先自把

此
人
用
得

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
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
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
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語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
有事和同商議劉高荅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何足
道哉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妙言語爭執
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咲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
第二盃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
閑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頭一盃花榮接過酒吃了劉高
擎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獎
地滿飲此盃黃信接過酒來擎在手裡把眼四下一看了

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幙裡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掣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掣你家老小花榮道相公也有個証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証見教你看真賊正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得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額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了見是宋江陷着目睜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

紐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就要你同去便解投青州此時知府相公立等回報的公事不可耽遲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賤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裡黃信道這幾件容易便都依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并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迤青州府來不是黃信劉高解宋江花榮望青州來有分教火焰堆裡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千殘生性命

且教大開了青州縱橫山寨直使玉屏風上題名字丹鳳
門中降赦書畢竟解宋江投青州來怎地脫身且聽下回
分解

李○生○曰○劉○高○妻○子○是○箇○淫○早○之○婦○不○消○說○了○獨○是○花○知
寨○太○莽○宋○公○明○亦○欠○細○密○臨○去○時○着○幾○人○護○送○也○好○討
箇○信○息○緣○何○如○此○托○大○如○黃○信○者○真○可○人○也○用○得○用○得

